

对彝族动物药发展的认识

陈抒云¹, 袁 航², 曹树萍², 过立农³, 郑 健³, 林 羽¹, 陈 丹¹, 林瑞超^{2*}

(1. 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路 1 号, 350108; 2.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3.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药民族药检定所)

摘要 彝族地区具有丰富的动物药资源, 彝医并以其特殊的用药方式在民族医学当中脱颖而出, 已形成颇具民族特色的动物药用药经验及医疗范畴。但由于受到历史、民族文化、临床实践等方面的制约, 彝族动物药一直未有较大的发展。对于具有潜在科研价值的彝族动物药, 从其用药特点、古今文献书籍所记载动物药情况、目前彝族动物药存在的问题等几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彝族动物药; 彝医; 民族医药

彝族主要聚居于金沙江的南北两岸, 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彝族地区气候宜人, 植被完整, 茂林丛生, 动植物种类繁多。经过漫长的岁月, 在自身生存和繁衍需要的基础上, 彝族先民通过狩猎开拓食物来源并将动物用于疾病的治疗。随着彝族人入药经验的积累和反复验证, 彝族医药中逐渐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彝族动物药。

1 彝族动物药用药特点

彝族动物药是彝族人在生存繁衍过程中摸索和总结出的具有彝医用药特色的一类药源, 它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 并形成了其独特的用药特点。彝族动物药的用药特点^[1]如下:

①以寒治寒: 一般民族医药的用药法则是热者寒之, 寒者热之; 在此基础上, 彝医理论中又开辟出了寒者寒之的用药特点, 如治疗脾胃虚寒, 使用性苦寒之绵羊胆, 而不用鹿茸、牛肚等温补型药物。这既有别于中医《伤寒论》白通加猪胆汁汤中的反佐法, 又异于“寒者热之”的用药法则。②肉积用肉治: 彝医用砧板上的碎猪肉和挂了数年的陈腊肉、炒焦的碎米煨汤, 再加鸡冠血, 以酒为引内服, 或以黄鼠狼肉腌吃等方法来治疗肉食积滞。这是彝医有别于其他民族医常规用药的肉积用肉治之法。③疏肝理气: 彝族先民认为, 鹌鹑肉和熊油有破气通滞、散结消痞之用, 可用于忧思恼怒、心志

不遂所致的心胸烦闷等症的治疗。④以脏治脏: 如先民认为, 牛肚能温胃暖中、补虚益气、缓急止痛, 因此, 用牛肚加贝母、蜂蜜炖吃治疗胃痛; 认为动物肝脏有去黄补血、消肿止痛之功, 用山羊肝、绵羊肝、猪肝加蜂蜜共煎煮取汁服用治疗肝病。这充分说明彝医对脏腑疾病的治疗具有丰富的动物药用药经验。⑤外治: 彝族动物药用于外治具有用药广泛、方法多样、适应症广等诸多特点, 如外伤科用飞貂或鹿角研粉撒于伤口止血; 用猴脑骨烧灰煎汤搽洗全身治疗小儿惊风等。⑥解毒: 如煮食著鸡肉解救急性慢性药物中毒; 煮食鹿子胎儿或饮羊血解蕈类中毒。另外, 对误服毒药者, 彝族人还采用新鲜狗肾鞭吞服, 进行催吐解毒等。说明彝族动物药在药物中毒的解救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具有独道之处, 这将给科研人员从动物药中寻找解毒药以新的启示和佐证。⑦寓医于食: 据不完全统计, 彝医食疗药物有 200 余味, 其中动物性食疗药就有 100 余味。有些动物药的药理作用已为现代研究所证实, 如彝族人用冬虫夏草粉蒸蛋、全蝎泡酒、炖鸡鸭等, 有镇咳祛痰、提神强壮等^[2]。

此外, 由于动物的组织结构与人体相近, 以之入药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这个优点是植物药和矿物药都不能比拟的。同时动物药具有活性成分作用强、使用剂量小、疗效显著且专一、毒副作用低等特点, 对某些顽症重病更能显示出其独特的生物活性, 使得动物药的发展存在很大的空间^[3]。

* 通讯作者: lrch307@sina.com, 13701213488

2 古今文献书籍记载动物药情况

通过文献考证^[4]，在迄今发掘出的彝医古籍中记载了彝族动物药的古籍有《作祭献药供性经》《彝族献药经》《齐苏书》《医病书》《医病好药书》《双柏彝医书》《造药治病书》《元阳彝医书》《老五斗彝医书》《洼垵彝医书》《三马头彝医书》《医算书》《超度书·吃药好书》等等。其中在《彝族献药经》中记载动物药所占比例高达 92.8%，书中根据药用动物的入药部位将其划分成 12 类，如虫、肉、胆、骨、油、血、鱼蛇、心肝肺肠、肾鞭胎卵、分泌物、皮毛、排泄物等。经研究发现，在临床使用中，彝族喜用动物的胆、肉、骨、血、油等治疗疾病，其中胆、肉类药比例较大^[5]。《双柏彝医书》又称《明代彝医书》，是 1979 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药检所在双柏县发掘出的一本古彝文医书，国内有研究彝族医药的学者把《双柏彝医书》的发现称为“彝族医药史研究中的第一次重要发展”^[6]。它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彝族医药专著，对 16 世纪前的彝族医药理论做出了系统总结。书中将收录的 87 种动物药根据药用部位的不同分为 10 类，其中胆类 10 种，油类 4 种，骨类 11 种，血类 5 种，肉类 22 种，肝、肺类 3 种，肾鞭胎 7 种，虫类 13 种，分泌排泄物 8 种，其他 4 种^[7]。由此可见，在彝族动物药的用药当中肉类、骨类和胆类药物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医病好药书》是文献史书中比较珍贵的彝医文献，在迄今发现的几十种彝医古籍中，此书收录的彝药最多，方剂也较多，记载较完备，对每一味动物药的治疗病种、配伍、用法都作了详细介绍。在此书记载的 152 种动物药物中，肉类 26 种、骨类 16 种、内脏 15 种、血类 16 种、分泌物 22 种、油类 9 种、皮毛 5 种、生殖器官 2 种、胎卵类 2 种、胆 13 种、结石 1 种、虫鱼蛇蛙类 25 种^[8]。从彝医古籍所记录的动物药情况来看，明、清时期是彝族动物药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再从动物药的入药部位上可以看出，彝族动物药的独特用药方式在其他民族医学当中是非常罕见的，这是彝族先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

但随着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少数民族文化开始出现断层，文字渐次丢失，使得一些古代彝族医药不能及时地记入史册，为后人研究彝族医药带来了困难。1978 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卫生局、药品检验所编撰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彝药专著

《彝药志》。此书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彝族药用药规范化的空白，而且为深入研究彝族药开辟了新的起点，同时也为彝药的研究、生产、质量控制和临床应用等方面提供了参考，大大促进了彝药的发展^[9]。但通过整理发现，此书中共收录了 103 种彝族药，其中 101 种都是植物药，只有猪大肠和麂角两种为动物药^[10]。由此可以看到，尽管彝族动物药有着诸多用药特点及用药经验，但受到民族文化、临床研究及实践的制约，彝族动物药一直处在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中。

如今通过当代彝族医药学者和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并在汇集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彝族医药史》《哀牢山彝族医药》《彝族动物药》《彝族植物药》《彝族医药》《楚雄彝州本草》《彝族医药荟萃》《中国彝族医学基础理论》等相关彝族医药书籍皆已编撰出版^[11]，这些书籍刊物的问世极大地促进了当代彝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在对各种文献记载的彝药进行归纳整理研究后，初步总结出彝药共有 1189 种，植物药 871 种，动物药 262 种。其中由彝族医药考察课题组编撰，凉山州卫生局、药检所印制出版的《彝族动物药》收录了 224 种动物药，其中包括肉类 38 种、鱼蛇类 17 种、虫类 20 种、胆类 34 种、骨类 30 种、油类 15 种、血类 11 种、心肝肺肠类 19 种、肾鞭胎卵类 15 种、分泌物类 11 种、皮毛类 8 种、排泄物类 6 种。这些动物类药材中的一部分至今仍在应用，而有部分动物药在彝族历史上曾有记载，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不再使用。

3 彝族动物药存在的问题

在查阅文献书籍的基础上，我们以《彝族动物药》所提供的 224 种动物药为参照，对《云南省中药材标准》提供的 163 种彝族药材标准进行统计后发现，载入地方药材标准的彝族药材并无一种为动物药^[12]。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以上述的 224 种动物药为参照，对 2010 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收录的动物药进行统计和比较，发现在 2010 版《中国药典》中收录了《彝族动物药》中 12 种彝族动物药，如土鳖虫、乌梢蛇、蜈蚣虫、斑蝥、蛇胆、穿山甲、鹿茸、鹿角、麝香、蜂蜡、牛黄等^[13]。这些动物药皆为较名贵的动物药材，具有长期的药用历史和用药经验，通过现代科研手段，对其药性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而其他动物药大多未能进行深入的

研究,如由于彝族动物药的使用源于巫术治病^[4],对于某些动物药,如动物粪便、皮毛与指甲等(鸡毛、人头发、人指甲等),在缺乏科学研究和其相关用药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无法将其入药使用,更无法确立其具体的质量标准,且彝族动物药都取源于百姓的生活,现已有的文献书籍中所记载的彝族动物药大多是以“动物名+入药部位”的方式命名,未明确其基源。同时彝族地区气候适宜,动物品种繁多,使得其药材基源考证的难度提升。现如今大多彝族动物药的基源研究都存在着明细不详及性状描述简陋粗略等问题,使得药物在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哀牢山彝族医药》是一本以彝文记载彝族医药的古籍,由后人翻译成汉文。在此书中收录了关于动物药的 311 个处方,归纳起来组方形式主要有 3 种:第一种是单药独用,此类处方共有 156 个,占全书动物药处方的 50%,是此书中最常见的组方形式;第二种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药组成的复方,此类处方共 65 个,比例为 20%;第三种是动物药与其他类药物组成的复方,这类共 90 方,占 29%。由此可见,在彝族动物药的药用过程中,复方制剂已占了较大的比例。但是在本书所记载的复方中却没有明确标注动物药的使用剂量,使得后人在动物药的药用剂量上具有极大随意性和经验性,既影响了对临床疗效的观察,又存在着用药安全隐患。同时后人对各种复方中动物药的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尚未进行过探讨,也对这些动物药的疗效缺乏相应的研究,更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指导及临床实践^[5]。

有学者将《本草纲目》中动物药的用药情况与彝族动物药进行比较^[6],发现由于彝族先民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使得部分彝族动物药与《本草纲目》中记录的动物在药用功效上大相径庭,如熊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苦入心,寒胜热,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药也。气味,苦、寒,无毒。主治:时气热盛,目翳喉痹、心痛栓杆”;而彝族《献药经》《明代彝医书》《医算书》中却记载熊胆(彝药名为“蛾节”)可用于治烧伤烫伤,风湿疼痛,百日咳及止血等,此为彝医独有经验。又如羊油,《本草纲目》谓“其熟脂入膏药,透肌肉经络,祛风热毒气”,但彝医用其入药主治四肢冻伤、腹泻、牙痛等,具温经暖胃、止牙疼之功,用其治牙疼为彝医所独有。从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动物药在一定程

度上突出反映了药材基源的地理、资源等自然条件和人文方面的特点,需要以其相关地域所产生的民族医学理论基础作为指导进行用药,因此,传承民族医药文化,深入其医学理论的研究对于彝族动物药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但随着彝族医药传承人老龄化,潜在传承人数量锐减及现代文化的冲击,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文字以及传承机制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使得其民族医药的传承陷入困境,大大阻碍了彝族动物药的发展^[7]。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彝族动物药发展水平低下,药材基源是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在缺少彝族动物药药材质量标准的情况下,成方制剂质量标准的确立存在着更多的挑战。同时彝族动物药的开发研究必须以其民族医药基本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找准其用药验方的闪光点深入研究,以提高其临床疗效。

4 总结和展望

彝医药丰富的药物资源和处方是我国传统医学的一个巨大宝库,其临床疗效已经验证了彝医药理论是切实有效的,但是动物药研究和水平依然较为低下,动物药的自身特点使其在物质基础、质量控制、药效毒理等方面的研究上面临诸多困难。因此,我们根据自身对彝族医药文献的查阅了解,并结合彝族医药现状,对彝族动物药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4.1 在保护濒危物种的前提下开展科研工作^[8-19]

相关法规已提出,我国已全面禁止犀角、虎骨和濒危动物的药用,限制使用天然麝香、天然牛黄等一些珍稀动植物等中药资源的使用。《中国药典》也不再新增濒危野生动物药材,而是引导大众使用体外牛黄、人工麝香、人工虎骨等作为天然药材的替代品。如今我国濒危的动植物已达到 1400 多种,被列入我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有 168 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药用动物有 162 种。1993 年 5 月 29 日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禁止犀牛和虎骨贸易的通知》。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历代的 11 万名方中,含牛黄的有 1846 个处方,含麝香的有 527 个处方,含羚羊角的有 157 个处方,含熊胆的有 396 个处方,含穿山甲的有 616 个处方,而上述所举品种均为彝族动物药的常用品种。当药用价值高的珍稀动物资源日益匮乏,药材市场对此供不应求,使得这些药材价格一路飙升,不法商贩使用混伪品或用劣质品以

次充好等手段来牟取暴利,侵害消费者利益。因此,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措施保护珍稀动物,完善药品质量控制标准并提升药材检验手段。同时需要科研工作者做好动物药源培育工作或积极寻找药材替代品等方式来保护濒危物种。

4.2 弃其糟粕,取其精华^[14,20]

从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彝族社会就有了巫术活动。在其原始思维里认为,世间存在着一种支配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先民对天地、对山石草木动物等自然物的崇拜以及对生殖的崇拜,逐渐发展为对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由此形成了巫术和原始宗教。随着巫术的地位得到巩固,出现了专职巫师。巫师除了占卜祭祀外,往往还承担着治病救人的职责。因此,巫的发展也逐渐使医学成为一种专门职业,从而奠定了彝族医药的基础。彝族人将动物入药也起源于人对动物的崇拜,通过吞食或涂抹动物脏器或其象征物来增强自身的力量或驱除魔鬼治疗疾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彝族动物药的使用带着巫术治病的色彩,如利用动物的尿粪等秽物为药,目的则在于驱除致病的魔鬼;古人相信食用其动物内脏或相关器官,具有治疗相似器官疾患或滋补的作用。因此,彝族人会食用牛、鹿、狗和虎等动物的阴茎即牛鞭、鹿鞭和狗鞭(或含睾丸)等补肾壮阳。以食用动物阴茎为例,科学实验证明,任何食物都要经过消化、分解后才能被吸收,尽管有科研人员对动物药材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但并没有发现其中所含的成分足以支持其入药可达到补肾壮阳的依据。因此,在传承彝医药的理论和经验,加大理论整理的力度和深度进行研究的同时,不仅需要摒弃民族文化中不科学的思想,更需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重视化学单体的提取分离和药效分析,另一方面可加强对药物有效部位的研究,同时临床研究也是开发动物药的重要手段,要使研究科学、真实、可靠、有序地进行下去,需要通过结合临床实践更好地指导理论发展。

4.3 利用现代检测手段提高其质量控制技术

彝族动物药种类繁多,来源复杂,且基源相近的正品与混淆品也不易区分,因此,很多传统的中药基础鉴定方法已无法满足目前动物类中药在物种鉴定上的需求。随着现代检测技术的发展,在动物类中药鉴定方面已发展了光谱法、色谱法,以及毛细管电泳技术^[21]。如目前所采用的光谱方法主要包括紫外光谱(UV)、红外光谱(IR)、荧光光

谱、核磁共振(NMR)和质谱(MS)技术,光谱法能有效地避免根据单一成分进行理化鉴定的片面性。色谱法包括薄层色谱法(TLC)、气相色谱法(GC)、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和毛细管电泳法(CE)等技术。色谱法的特点是分离能力强、分析速度快、能定性定量地反映不同中药间的差异,已在药用动植物的鉴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然而,由于动物药药源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些技术依旧存在方法上的限制,对于动物药的鉴定检测需要新技术的介入和支持。如今生物鉴定法已逐步应用于动物类药材的鉴定研究中,它可以克服因组织差异给中药鉴定带来的复杂性,使中药鉴定简单、易行成为可能,如电泳技术^[22]、生物免疫印记技术^[23]、DNA分子标记技术^[24]、人工神经网络技术^[25]等。其中DNA分子标记技术是以遗传物质DNA为研究对象,通过考查DNA的各种多态性现象来分析生物体基因内在排布规律和外在性状表现规律的一种技术,由于DNA信息量大,不受外界因素影响、与个体发育阶段无关、没有组织器官差异,因此,DNA分子标记技术是生物鉴别分类的理想工具^[26]。刘向华等^[27]运用分子标记技术鉴定药材蛇胆的真伪,以克服目前仅依据形态、显微特征及理化性状进行鉴别的不足,同时也提示了该技术也可用于其他动物分泌物类型药材的鉴别。在此基础上,结合动物药鉴定的特点,DNA条形码技术在中药材鉴定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是值得重点探索的领域。DNA条形码技术是通过一短段能高效鉴定物种的DNA标准区域来鉴定生物物种的新技术。DNA条形码技术简便高效,不受样品的形态性状以及研究者的专业水平限制,尤其适用于来源于生物体部分组织或器官的中药材的真伪鉴定^[28]。如崔丽娜等^[29]运用COI条形码序列能够准确鉴定金钱白花蛇的基源动物及其混伪品,为金钱白花蛇的鉴别提供了新的方法,并且为其他动物药基源物种鉴定提供了新的实验思路。

如今这些生物鉴定技术已渐渐在动物药药材基源的鉴定上显示出优势,当然今后还需要相关科研人员加大对现代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技术手段的研究力度,建立起具有动物药研究特色的方法学,完善动物药科学评价体系,从而使动物药研究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 [1] 张振勇,王景明. 彝医动物药用特点探讨 [J]. 西南国防医药,1992,2(6):368-369.

- 谈增毅,高蓉. 凉山虫草和冬虫夏草化学成分的比较 [J]. 中药通报, 1984(1): 31.
- 迟程. 动物药潜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J].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 1989, 12(4): 39-41.
- 余惠祥. 古代彝医动物药史略 [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2006, 29(S1): 56-58.
- 丁月芳,李峰,杨红. 我国民族药研究略述 [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2001, 7(1): 20-22.
- 彝族医学的发展全览 [EB/OL]. (2010-02-07) http://www.xywy.com/zy/zywh/mzyy/yy/637875_2.html.
- 王敏. 彝族医药《双柏彝医书》的整理研究 [C]. 楚雄州年鉴. 1991: 205.
- 余惠祥. 彝医古籍《医病好药书》及其特点 [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2006, 29(S1): 41-42, 45.
- 汪宗俊,周德. 简介《彝药志》 [J]. 中成药, 1989, 11(7): 39.
-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卫生局. 彝药志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 关祥祖. 彝族医药学概论 [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 1994, 6(1): 2-5.
- 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中药材标准 (2005 年版) [M]. 昆明: 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10 年版) [J].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
- 李林森. 彝族医药基础理论中亟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J]. 山东中医杂志, 2011, 30(7): 516-518.
- 胥筱云,秦竹,张仕益. 《哀牢山彝族医药》中动物药应用情况浅析 [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 1998, 34(5): 29-30.
- 林臻,张维维. 彝医动物药与《本草纲目》中动物药的比较研究 [J]. 时珍国医国药, 2012, 23(5): 1317-1318.
- 吴桂芳. 彝族医药学的发展研究 [J]. 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20(6): 62-63, 69.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药品安全监管状况(白皮书) [EB/OL]. (2008-07-18). <http://www.sda.gov.cn/WSO10/CL0051/31372.html>.
- 动物濒危与中医使用动物药问题: 张瑞祥答外国记者问 [EB/OL]. (2003-12-28). <http://topic.xywy.com/wenzhang/20031228/518911.html>.
- 祖述宪. 关于传统动物药及其疗效问题 [J]. 安徽医药, 2002, 6(3): 1-6.
- 刘睿. 现代生物技术在动物药研究中的应用 [J].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2008, 29(4): 287-290.
- 石俊英,程金友. 穿山甲与紫河车极其混淆品的鉴别和质量研究 [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8, 22(5): 379-383.
- 吴谦,贺紫兰. 酶免疫技术在牡蛎制剂质量研究中的应用 [J].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1997, 8(3): 528.
- 于超,曾伟. 康定冬虫夏草与人工虫草的 RAPD 指纹图谱比较研究 [J]. 中草药, 2005, 36(2): 274-277.
- 乔延江,毕开顺. 人工神经网络在中药蟾酥化学模式识别特征提取中的应用 [J]. 药学学报, 1995, 30(9): 698-701.
- 李文强. DNA 分子标记技术在中草药鉴别中的应用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 29(6): 617-622.
- 刘向华,刘忠权,童宗中,等. 中药材蛇胆的 DNA 分子标记鉴定研究 [J]. 药学学报, 2001, 36(3): 229-232.
- 宋芸. DNA 条形码: 一种新的中药鉴定方法 [C]. 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届中药鉴定学术会议暨 WHO 中药材鉴定方法和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 2010.
- 崔丽娜. 基于 COI 条形码序列的金钱白花蛇及其混淆品的 DNA 分子鉴定 [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1, 13(2): 424-428.

The Development of Yi Nationality Animal Drugs

CHEN Shuyun¹, YUAN Hang², CAO Shuping², GUO Linong³, ZHENG Jian³, LIN Yu¹, CHEN Dan¹, LIN Ruichao²

(1.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jian Province 350108;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3.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ABSTRACT Yi Nationality has a wealth of animal drug resources.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on way is outstanding in their na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The medical experiences and areas have forme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Yi Nationality animal drugs has been constrained by history, culture and clinical practice. The medication characteristics, records i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and problem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Yi Nationality animal drugs; Yi Medicine; ethnic minority medicine

(收稿日期: 2013-12-24; 修回日期: 2014-03-03)

编辑: 黄 健